

史記

冊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

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

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

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

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

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卽自殺吏奉厲王詣

上上悔

理厲王母不

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

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案隱

案漢書作母家

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

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集解

徐廣曰九江

上自將兵

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

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

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

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

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

請辟陽侯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

漢書作褒金椎椎之案信陵

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

令從者魏敬到之

鼎反到

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

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

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

反谷口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

險阻

正義

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

令人使閩越匈

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

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

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

得欲以有爲集解二千石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大

夫但集解張晏曰官爲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

夫但集解張晏曰官爲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

夫但集解張晏曰官爲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

十人集解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太子奇謀

反集解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欲以危宗

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

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

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

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

故中尉蘭忌謀殺以閉口

蘭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

謀殺開章以閉口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

正義括地志云肥陵

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

索隱謾音

慢慢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

又佯聚土樹表其上

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

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解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人無

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

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

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

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

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

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集解

文穎曰忌簡忌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

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
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
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
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
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
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
勿王臣蒼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
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集解徐廣曰嚴道
有邛置嚴道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遣其
子子母從居索隱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
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索隱謂它事可其制也

盡誅所與謀

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

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

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

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

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

索隱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

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

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

正義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

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

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索隱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

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
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
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
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
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尺布尙斗粟猶尙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贊曰一尺布尙可縫而共衣一斗粟

尙可舂而共食也況以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

肉

正義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
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

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

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

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集解

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

王爲厲王

正義

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

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

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

景王

故城陽王子也

上憐淮南

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

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

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

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

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

使曲城侯

集解

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

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

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

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

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

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

南王如故

珍做宋版印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
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
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
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
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淮南
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拊循百姓
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
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
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
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

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詔諛

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

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

集解徐廣曰之各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

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爲

鄧展曰誦捕也孟康曰誦音偵服虔云偵候之也約

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

孫修成君女爲妃

集解應劭曰王太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

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

子終不近妃妃求去五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

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

人

集解徐廣曰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

一云毆擊

史記卷一百十八

六中華書局聚

及聞郎中霸被巧

索隱案巧者謂善用劍也

乃召與戲被一再辭

讓誤中太子

索隱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太子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太

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

後

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取效也

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

詔下其事廷尉河南

正義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

河南治逮

淮南太子

正義逮謂追赴河南也

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

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

索隱案樂彥云

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詰河南也

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

不遣

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

劾不敬王以請相

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

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

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

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

驗王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

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靄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集解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

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靄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被閼不行也音各

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

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

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

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

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

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

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

從長安來爲妄妖言

索隱

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

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

非也王日夜與伍被

集解

駟案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

左吳

等案輿地圖

集解

蘇林云輿地圖書載之意

索隱

志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卽晏駕廷臣必徵

膠東王不卽常山王

集解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

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

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

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

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

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

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

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

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

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集解徐廣曰西

京賦曰

振子萬童翻案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

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

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

將童

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

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於是百姓悲痛

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

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

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

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

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

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